



杨志行传

THE BIOGRAPHY OF YANGZHIXING

孙海麟 周鸿飞 武佩铃 编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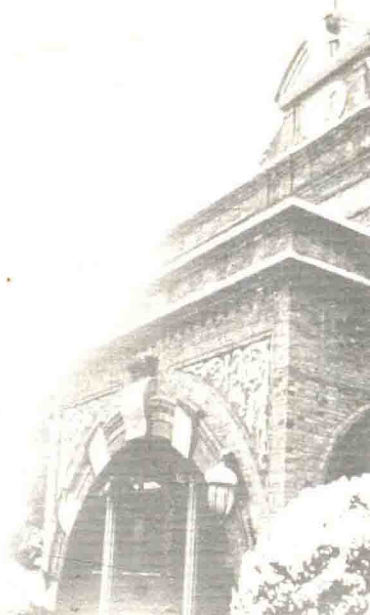
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，
要想评论一个学校，是要评
论他的校长。

——陶行知

杨志行



人民出版社



杨志行传

孙海麟 周鸿飞 武佩铃 编著

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张益刚
责任校对：史 歌
装帧设计：北京美高美文化传播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志行传 / 孙海麟 周鸿飞 武佩铃 编著 —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
ISBN 978-7-01-006478-9

I . 杨… II . ①孙…②周…③武… III . 杨志行 — 传记 IV 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6015 号

杨 志 行 传

YANG ZHI XING ZHUAN

孙海麟 周鸿飞 武佩铃 编著

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 年 9 月第一版 200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165 毫米 x 235 毫米 1/16

印张：17.5 字数：27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06478-9 定价：36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

目 录

引 言 时代呼唤教育家 /1

第一章 农家走出的大学生 /3

童年的往事 /3

读初小的日子 /4

张各庄高等小学堂 /5

河北省立唐山中学 /6

在滦县师范学校 /8

小学教师生活 /9

到北平考大学 /12

选择清华大学 /15

加入中国共产党 /16

师从朱自清先生 /18

第二章 一进南开中学 /24

初到津城 /24

遭遇险情 /27

改名杨志行 /29

接上党的关系 /31

迎来天津解放 /33

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/34

接任校长 /37

艰难的步履 /39

师生的口碑 /43

感受周总理的南开情 /49

南开中学走出又一位总理 /52

在天津市教研室 /55



第三章 二进南开中学 /58

- 陌生的客人 /58
- 教育部长的建议 /59
- 京津七校座谈会 /61
- 重整教师队伍 /65
- 校园里新来的大学生 /68
- 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 /73
- 丰富的文体和课外实践活动 /76
- 与学生实行“三同” /79
- 校长与学生会主席 /84
- 学生办文艺晚会 /86
- 话说《南中周报》 /89
- 亲爱的舵手辅导员 /92
- “基础工程”往事 /93
- 让学生上讲台 /95
-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/96
- 烈士陵园的一幕 /97
- 棘手的两难决策 /99
- “十二把铁锹”的佳话 /101
- 继续燃烧的激情 /104
- 珠联璧合的教育家群体 /107
- 贯彻校长意图的班主任们 /115
- 历久弥新的记忆片断 /119
- 六十周年校庆的思索 /125

第四章 “文革”流年碎影 /129

- “四清”的结论 /129
- 南开校园不平静了 /130
- 疾风知劲草 /131
- 信念的力量 /133
- 终于被“解放” /134

治理五十二中学 /135

情暖“小流氓” /137

“整顿”见成效 /138

在南开区委文教组 /141

大海一样的襟怀 /142

第五章 三进南开中学 /146

烈日下的讲话 /146

胡昭衡同志考察 /147

当务之急是改变人的思想 /149

再行“铁腕” /151

于细微处人性化 /154

排除干扰抓教学 /155

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首位 /157

总结办学思想 /162

“一主三自”结硕果 /167

教师笔下的杨志行 /171

走进校长的内心世界 /172

接待邓颖超同志视察 /177

精心施教尖子生 /180

后进生一个不能流失 /183

交出“秘密武器” /185

南开教育薪火相传 /189

在天津市教育局 /196

发挥余热与自责 /200

无愧的校魂 /203

第六章 杨志行著述面面观 /206

《解放前南开中学的教育》 /206

《解放后南开中学的教育》 /209

《中国名校丛书·天津市南开中学》 /214

《怎样当好中学校长》 /215



《和中学生谈学习》/218

《实践·经验·理论》/221

关注教育问题的调研文章/226

鲜为人知的“学圃诗稿”/236

遭受浩劫的文学著述/246

杨志行教育思想概要/247

尾声 南开学子心中的教育家/251

附录 杨志行年谱/261

参考文献/274

后记 从《情系南开》到《杨志行传》/275

引言 时代呼唤教育家

2007年8月31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，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。

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了座谈会，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代表共商教育发展大计。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强调：

必须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。教师是神圣的职业，应该受到全党全社会的尊敬。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，让全社会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，让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职业，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。

2007年9月9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到北京师范大学，看望刚刚入学的免费师范生。他说：“教育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，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。教师不仅可以影响一个学校的孩子，还可以影响整个社会。”而在此前的2006年11月下旬，新华社播发过一组“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侧记”的新闻稿，新闻稿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温家宝指出，有好的老师，才能有好的教育。我国不仅需要大批的科学家，也需要大批教育家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。要宣传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科学家，也要宣传有贡献的教育家。

中央领导同志这样强调尊师重教，重视造就和宣传教育家，让全国人民和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。在温家宝同志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，就有过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，他三进南开中学的经历耐人寻味——

1948年，他毕业于清华大学，被朱自清先生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任语文教员。其实，他也是肩负着党的使命的中共地下党员；



1949年，中国共产党支部在南开中学由地下状态转为公开活动，他受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；

1955年，他接任南开中学校长，成为南开中学历史上的第三位校长；

1958年，他因思想“右倾”，被免去党支部书记，后调离南开中学；

1962年，因为学校的教学质量下降，他受命重返南开中学；

1969年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浩劫中，他再次被调离南开中学；

1978年，他重任南开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，总结南开中学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；

1983年，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办事处认定为普教专家。

他的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生，与南开中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伴随着新中国普通教育事业的历程；新中国普通教育事业和南开中学的发展，融汇着他的智慧、心血和贡献。

他的名字叫杨志行。有人说，南开中学是一本大书。研究新中国的中学素质教育，不能不研究天津南开中学；研究天津南开中学，不能不研究杨志行。

本书力图展示杨志行及其教育团队治校南开的神韵和风貌。从中，读者可以领略“一个学校重要的是选择校长，让一个称得上教育家的校长办学治校，其个人素养、气质、风格、水平，对于教育规律的把握、对于教师的选择、对于建立学校独有的教育特色和教学秩序，必然会发生重要作用。”人们或许也可以超越教育家个体生命的价值，思考关于中国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……

第一章 农家走出的大学生

童年的往事

冀东的燕山南麓，有一片丰饶的土地，地势北高南低，北面属丘陵地带，中部是广袤的平原，南边则多为洼地。这里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，物产丰富，适于农业的发展，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的好地方。

春秋战国时这片土地属燕国，秦汉唐宋时期日益兴旺，金大安元年（1209）正式置丰润县，元代升为润州，到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改润为润，成为丰润县。丰润的县名，蕴涵了多少人文的寄托，当地的老百姓最为清楚。

丰润县有个村子叫大坎庄，大坎庄的北头有户杨姓人家，世代务农，勤劳为本，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。据老一辈人讲，杨家的老家本来在邻近的玉田县弯柳树村，早年因为闹灾荒，这家的男主人带着妻子，肩挑担子，前后两个箩筐，各坐一个儿子，除此一无所有，流浪来到大坎庄，从此就在这里安家。

到了大坎庄后，生存的环境还算说得过去，男主人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，娶妻添子，繁衍子孙，支系渐多，逐步发展起来。1920年10月8日（农历八月二十七日），一个男婴又降临到杨家，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杨志行。杨志行最初的名字叫杨得园，号学圃，是初小的老师给起的，所以我们在叙述他改名之前的历史时，应该用杨得园的名字。

杨得园的祖父名字叫杨万春，膝下有三个儿子，他的父亲杨瑞麟为长子，是个忠厚老实、勤劳淳朴、安分守己的典型农民；他的母亲父兄早逝，只有一个嫂子、一个妹妹，却都年轻守寡，所以都很疼爱幼小的杨得园。杨得园的父母虽然只有得园一个儿子，但绝不溺爱，他们和得园的舅母、姨妈一道，很注意对得园的品质教育，自他幼小就教他当老实人，说老实话，不做非分无理的事情。在这种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下，杨得园养成了好强、诚实、勤勉的品德。



杨得园刚出生时，父亲与二叔瑞峰、三叔瑞庭还维持着大家庭，伙居过日子，一家人有十八口之多。开始时还凑合着过，到后来发生了不少的矛盾，婆媳之间、妯娌之间经常吵架，使杨得园的幼年生活受到不少刺激，造成很多痛苦，但从另一方面，也促使他萌发了自强、上进、团结、互助的思想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丰润成了沦陷区，人民生计日益困难。大家庭维持不下去了，兄弟三人分了家，杨得园的父母带着得园和妹妹，一家四口靠着四十多亩薄地度日。收成好的年月勉强过得温饱，如遇灾荒便难以维持。

当然，留在杨得园记忆里的，并不都是艰辛的往事，还有许多像图画一样的美好情景：宅地的周围自然环境优美，东面是一片小树林，地上长满青草和野花，春夏时节碧草铺满地面，草间盛开着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五颜六色的小花。树上一年四季有各种鸟类光临，寿带、黄莺、山鹧轮流着鸣叫和歌唱，委婉或洪亮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。小树林的北坡有一条小溪，自东向西蜿蜒流淌，潺潺的水声清脆悦耳。宅地的北面是一片庄稼地，秋天到来时，谷穗沉甸甸的，呈现出丰收的景象。从庄稼地再向北望去，可见隐约的青山，这青山给杨得园幼小的心灵带来些许神秘的感觉，他常望着青山遐想，想象着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

读初小的日子

旧社会农民家庭一般是不重视孩子读书学习的，杨家的老辈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。到杨得园的祖父一辈人，一般只读一两个冬天的私塾。后来有了学堂，杨得园的父亲杨瑞麟一辈人只有少数人上了小学，多数人仍读私塾，即使上了小学的人，多半没等到毕业就辍学了。

庆幸的是杨瑞麟粗通文墨，思想比较开化，他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成为有文化的人，自然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堂多读些书。为此，在杨得园没上小学之前，就在家里写了一个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，叫儿子给孔子叩头，教儿子识字，先学习了一段时间。后来拖到十岁，杨瑞麟才让杨得园进小学，但没几天又因有病休了学，所以杨得园实际上是虚岁十一岁才上的小学。

杨得园的小学是在本村上的，校址原来是个庙宇。因为上学较

晚，杨得园进了学校就知道用功，求知欲很旺盛，除了认真学习本年级的课程之外，还看一些长辈用过的语文教科书。到了三四年级，杨得园又看《说岳全传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彭公案》等小说。这些书的主题思想是陈旧的，但对于杨得园来说，还是开阔了视野，丰富了知识。

杨得园在初小上学时，各科功课学起来不吃力，学习成绩很好，考试经常是班上的第一名，还当过班长，受到过一些表扬和奖励。上小学二年级时，数学还没讲小括号，他竟用小括号算了题，受到老师的夸奖，并得了一个大字本。他的作文成绩也好，有一次他写了一篇《谁的本领大》的作文，写的是宋代爱国将领张所的事迹，老师很欣赏。后来县督学来校视察，老师将这篇作文给督学看，督学不以为然，老师很不满意，还想拿这篇作文到县教育局去说理。

在杨得园上初小期间，1931年发生了九·一八事变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大地，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。杨得园的小学老师张奕功先生是一位爱国思想强烈的知识分子，他经常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全国人民和二十九军抗击日寇的壮举，告诉大家日寇如何凶恶残暴，以及如果沦为亡国奴的悲惨状况，要求大家必须从小树立爱国心，一定要抗日救国。这是杨得园最早受到的爱国教育，为他奠定了一生的价值取向。

在张奕功先生的教诲下，杨得园还树立了求学上进的思想。张先生有个姓万的朋友当时在北平上大学，张先生常拿他的照片给同学们看，用生动形象的事例告诉大家，小学毕业可以上中学，中学毕业还可以上大学，上大学最好，学到的知识最多，可以有更大的本领报效国家。张先生的这些话，如同春风化雨，润物细无声地浸润着年轻的杨得园的心灵，使他那时起立下了将来一定要上中学、读大学的志向。

张各庄高等小学堂

1934年夏天，杨得园在本村的初小毕业，考入距离大坎庄五里路程的县立张各庄高等小学堂。这个学校办学有章法，教学质量高，规模虽不算大，但声誉很好。学校分成男生部和女生部，男女生不同班，男生部分为普通科、商业科。普通科二年毕业，有两个班，商



业科也有两个班，三年毕业。全校共有三百名学生，学生大多数住校，杨得园进了男生部普通科，也住校，早早地开始了独立生活的实践。

张各庄高等小学堂管理很严格，规章制度也较健全。住校生平日吃住在学校，每月放假一天，允许回家。在住校的生活中，杨得园锻炼了自学、自理、自强的能力，学会了自己安排学习计划，自己洗衣服、补袜子，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当然，最让杨得园欣慰的是，这个学校的教师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，教学水平高，工作态度也敬业，让他受益很大。杨得园当时的各门功课学得都很扎实，学习成绩一直处于领先水平，考试常居前三名。高小毕业报考车轴山中学，他获全县第四名。

张各庄高等小学还有一个特点，学生的课外活动比较活跃。学校有个图书馆，由学生自己管理，那里有《万有书库》，以及办给学生阅读的《小学生》、《儿童世界》、《学生报》等报刊。杨得园课后经常到图书馆去阅读，读了就勇于练笔，致使他对作文的兴趣大增，时常给报刊投稿，有几次被入选发表。练笔的同时杨得园还练说话，在一次全校学生的演讲比赛中，他获得第二名。由于杨得园各方面都比较突出，进取心强，遇事肯动脑筋，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小诸葛”。

在高小期间，杨得园也遇到一位好老师，名叫卞砥中。卞砥中先生教语文和音乐，他知识面广，肯于钻研，教学认真，工作负责，在学校里很有人缘。为了改进教学方法，卞先生自己订了一份教育杂志，不断汲取外来的经验，很受同学们的欢迎。杨得园学生时代作文兴趣的增长，演讲能力的提高，都得益于卞先生的教诲，以致事过多少年，当他也从事教育工作以后，还在感慨：一位好教师对促进学生成才的作用真是大啊！

河北省立唐山中学

1936年夏天，杨得园高小毕业，报考了两所中学，一所是车轴山中学，另一所是河北省立唐山中学。唐山中学始建于1902年，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等学校之一。由于唐山中学名气较高，他便入了这所学校。唐山距离丰润县几十公里，是杨得园到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。入学

后，他继续住校，只有到寒暑假才能回家。当时杨得园家中经济愈加困难了，到初中二年级时，他申请了“清寒学生奖学金”，对生活略有补助。这种拮据的家境，使他平日生活异常俭朴，舍不得乱花一个钱。

在唐山中学的日子里，杨得园学习仍很刻苦，成绩也不错，其中尤以语文更为突出，有一次参加全校作文比赛，他获得第三名。但在有的课程上，也有不平衡的现象，比如英语任课老师不稳定，化学课教学呆板，物理课没讲完教材，都影响了他的学习效果。上课之余，他积极参加课外活动。当时的唐山中学时常在周末举办文艺晚会，演些短小精悍的节目，杨得园不但观看，而且在一次校庆庆祝会上参与话剧演出，在独幕剧《好儿子》里扮演过女仆“阿妈”的角色。此外他还经常阅读文学书籍，向报刊投稿，发表了几篇文章，受到学校的表扬。

唐山中学对杨得园影响较大的有两位老师。一位是教务主任张孟起先生，他给杨得园所在班代过语文课，他讲课时讲到“哲学”一词，说哲学是讲宇宙的终极原理的，这使杨得园知道了哲学这门学问，开始对哲学产生了兴趣。张先生对杨得园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，即讲话口齿清楚，用词简洁，没有语病，杨得园从他那里学了讲话的艺术，日后受益终身，特别是在他当了校长以后，他的讲话简洁、准确、严谨是出了名的，备受学生景仰，这是后话。还有一位地理老师王月宾先生，她讲课清晰明白，经常结合地理课讲些文学方面的知识，如她结合地理知识讲到《说文解字》，讲过清朝皇帝的逸事，很能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这对日后杨得园抓教学质量，也具有奠基的意义。

1935年，在日本侵略者新的军事进攻面前，国民党政府完全屈服了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“何梅协定”，造成北平、天津、河北事实上的不设防，变相地将这些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唐山沦入日寇手中，唐山中学也被派进了日本教师，他们之中有的人名义上是日语教师，实际上做着特务勾当，暗中搜集进步学生的情况，报告给日本宪兵队。那段时间里，唐山中学经常有学生被捕，弄得大家都提心吊胆的。

校园里是这样，社会上更不堪言。杨得园目睹日寇用毒品毒害我同胞，唐山市的街头上充斥着大烟馆，衣衫褴褛的烟民随处可见，寒冬之夜这些人流落街头，冻殍横卧，用他的话来说，“敌人把我们美好的城市变成悲惨的世界”。那时，日本兵还经常搞所谓“清乡”运动，到农村



去骚扰。有一次日本兵到大坎庄搜查，不少村民被打，杨得园的三叔被打坏了双腿，卧床两个多月才逐渐好转，但落下了终身的残疾。这些国仇家恨，使得杨得园心中对日本侵略者无限痛恨。

在滦县师范学校

在唐山中学毕业后，杨得园因为家中经济困难，上不起花费较多的学校，就去考了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学校。滦县是1911年12月爆发孙中山直接策划的辛亥滦州起义的地方。滦县师范学校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中等专业学校，历史悠久，创建于1910年，始称直隶第三初等师范学堂，后称河北省第三师范学校。滦县师范有优良的传统，管理比较完善，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。杨得园在这里不仅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，也逐步形成政治上的抉择，应该说，滦县师范对杨得园一生的影响是重大的。

同那个时代的人民大众一样，滦县师范学校师生的生活是清苦的，大多数日子要靠高粱米度日。但学校的教育条件很好，校舍整洁宽敞，教学设施在当时是较为完备的。学校的周边环境也不错，南面毗邻环绕城区的古老城墙，城外有宽阔的滦河，一年四季浪花飞溅，奔流不息。城南是巍然耸立的燕山，山上的古塔直插云端。城北还有紫金山、恒山，林木葱郁，赏心悦目。杨得园和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，或到滦河岸边散步，或到山区观赏大自然的美景，都是在战乱年代难得的精神愉悦。

比自然环境更好的，是滦县师范的人文和师资条件。在这里，杨得园又遇到几位对他的人生有重要影响的老师。语文老师纪国宣先生，课讲得好，而且给学生批改作业认真，深受学生爱戴。纪先生对杨得园的学习尤为关心，鼓励他写好作文，为了增强他写作的思想性，介绍他学习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大纲》等书籍。在纪先生的指导下，杨得园的作文提高很快，他以“大木”的笔名写了《可爱的春天》、《杏花村》等文章，大部分发表在当时的《冀东日报》上。数学老师王乔南先生，在课堂上讲解透彻明白，严格掌握时间，从来不说废话，对日后杨得园考大学、做工作有很深的影响。还有语文老师谢庚辰先生、音乐老师吴献之先生、美术老师贾麓芸先生，都各有恩于杨得园，让他长久不

忘。滦县师范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，训育主任翟润如先生一向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生活，杨得园当时做班长，翟先生经常鼓励他，表扬他，还指导他参加滦县的学生演讲比赛。正是在这些严师的教诲下，杨得园在滦县师范期间的各科学成绩都很优异，到毕业考试时获得年级总分第二名，并且与学习成绩同样优异的安体丰、朱克仁、李维廉同学被大家誉为“四君子”。

杨得园在滦县师范期间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籍，有文学的，也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，这使他的思想日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。他从滦县图书馆借阅了普列汉诺夫的《艺术论》，产生了要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欲望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杨得园发现学校里夜间时常贴出宣传抗日主张的传单，他由此判断滦县师范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活动。他从一位思想进步的唐山中学的同学张文理的口中得知，他们唐山中学就有同学是共产党员。张文理对他说，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力量，是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献身的。这次交谈，使杨得园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的身上，产生要接近共产党、参加共产党的愿望。

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，日伪统治更加残酷，人民大众的反抗更加强烈。在滦县师范的校园里，继发现共产党的传单之后，又有人在夜间撕毁了伪政权的五色条旗。日伪统治者恼羞成怒，到学校进行审问学生的活动，逐个逼问学生，但同学们咬紧牙关，没有一个检举或承认的，最后毫无结果，只好不了了之。学校的教师受到更严酷的迫害，时时有被捕的危险。在杨得园的记忆里，1940年的暑期，竟然有二十多名教师被捕，一直到秋季开学时，一些教师才陆续由监狱里出来。就在这样恐怖的氛围中，杨得园结束了在滦县师范的学业，带着学校给他的知识，也带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，他开始了新的人生求索。

小学教师生活

1942年夏天，杨得园从滦县师范毕业。本来想去北平考大学，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，阻滞了他的求学愿望。这年春天，日寇到杨得园的家乡扫荡，我抗日军民奋勇反抗，在大坎庄的东头埋了地雷，炸死日寇数人。日寇疯狂进行报复，血洗了大坎庄，残杀村民